

小五义

第一九五回 美珍楼白菊花受困 酒饭铺众好汉捉贼

且说蒋爷进去，见大众一个圆桌面，要了许多酒菜，有喝的有不喝的，蒋爷这一进来，又添了些个酒菜。忽听楼梯一响，蹬蹬蹬上来一人，看了看又下去了。艾虎说：“这个叫飞毛腿高解，是个贼。”徐良说：“这是白菊花的前站，还有个病判官周瑞，他们三个人总在一处。”正说之间，又听扶梯一响，头一个就是白菊花，武生相公打扮，第二个是高解，第三个是周瑞，三个人一路上得楼来。依着白菊花绝不上南阳府来，是叫飞毛腿高解、病判官周瑞两个人苦苦相劝，晏飞想了想，才点头随着他们走的。白菊花另有个主意，他是想找他那个相好的妇人去，那妇人也离团城子不远。他意欲让他们上团城子，自己单找那妇人去，见着时节，就带着她上姚家寨。可巧到了五里新街，天气满早，假说在此处吃酒，盼到天黑，自己好脱身。来到美珍楼，又恐怕山西雁在这里。飞毛腿先上来一瞧，并没有多少饭座，可见着东雅座里有些个人，隔着那斑竹帘子实在是看不出是谁。他想焉有那么凑巧的事情，老西绝不能在这里。一回身下楼出来，告诉白菊花楼上无人。晏飞同周瑞进了酒铺，复奔楼梯，到了上面，白菊花总是贼人胆虚，尽往东间屋中看了又看，就是看不真切，皆因有那竹帘子挡着。总疑惑山西雁在屋中吃酒哪。复又趴着南边格扇，往下一看，一院子尽

是酱缸，一口接着一口，还有两个人在那里晒酱。他就靠着那南面格扇坐下，正对着楼口，倘若徐良从下面上来，他好一翻身就从那格扇往酱园里逃跑。高解、周瑞在旁边，三人坐下，走堂的过来问：“三位要什么酒菜？”周瑞说：“要一桌上等酒席，三瓶陈绍。”不多一时摆列停当。高解斟酒，三个人轮杯换盏，虽吃着酒，晏飞不住往东屋瞧看。

正在疑惑之间，忽听楼梯又响，噤噤噤又上来一人，见那人一身素服，生得五官清秀，面如少女一般，到了楼上，也往东里间屋内瞧了一瞧，看了看白菊花，自己奔到西雅座去，叫过卖要了半桌酒席，自己一人在屋中饮酒。你道东屋里人怎么不出来捉拿三个贼寇？见三人上来，徐良低声告诉：哪个是白菊花，哪个是周瑞，哪个是高解。众人就掖衣襟挽袖子。智爷说：“别忙，待着他们定住了神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往外一蹿，一个也走脱不了。”故此全没出来。后又上楼这个人白芸生大爷。他奉旨回家料理丧仪。众事已毕，奉嫡母、母亲之命，早上京任差，带着手下从人，乘跨坐骑，离了自己门首，直奔京都而来。正走在这五里新街，大爷觉着腹中饥饿，又看这座酒楼簇新的门面，下了坐骑，进了饭铺，叫从人在楼底下要酒饭，自己上楼。他也没看见里间屋中是谁，倒瞧了白菊花几眼，见周瑞、高解的相貌定不是好人，自己奔西屋里去了，要来酒菜，喝了没有三两杯酒，就听东屋里一声叫喊，如同打了一个巨雷相似。芸生一听，好似三弟的声音，往帘内一看，由东屋里蹿出许多人来，头一个就是徐良。只听他说：“三个人才来呀！老西死约会，不见不散。”一低头就是紧背低头花装弩，噗咚一声打白菊花头巾之上。也是晏飞的眼快，如若不然，这三枝

暗器，就不好躲闪。白菊花一听是老西说话，就站起身来用脚一勾椅子，那张椅子往西一倒，就有他退身之地了。双手一扶桌子，见徐良冲他一低头，他也是一低头，紧跟着右手一枝袖箭，白菊花往左边一躲，就钉在格扇之上了。徐良左手一枝袖箭出去，白菊花往右边一躲，嚓的一声，在耳朵上微点了一点。邢如龙瞪着一双眼睛骂道：“白菊花狠心球囊的，我是替师父一家报仇。”说着，抡刀就剁。邢如虎也是破口大骂，剩了一只右手，也是提刀就砍。晏飞瞧着两口刀到，就把桌子冲着二人一推，哗啦一声，俱都倒在邢家弟兄身上，两口刀全都砍在桌子上，把邢如虎撞了一个筋斗。白菊花回身要跑，早被智化把他拦住，迎面就是一刀，白菊花拉剑要削智化这口刀，展爷那里早就发了一枝暗器，晏飞总是躲袖箭要紧，一扭身躯，那枝袖箭打出楼外去了。晏飞蹿上西边那张桌子，艾虎先就上了板凳，对着淫贼就是一刀。白菊花用宝剑往上一迎，打算要削艾虎这口刀，活该自己倒运，就听呛啷啷的一声响亮，跟前火星乱迸，皆因是二宝一碰，故此才火星崩现，把艾虎也吓了一跳，白菊花也吃惊非小。艾虎低头一看自己的刀，连一丝也没动。白菊花一看自己宝剑，又磕了一个口儿。晏飞看这势头不好，料着今天在这楼上要走不了。晏飞打算要走，大众把他围裹上来。这个过卖没见过这个事情，只吓得东西南北都认不出来了，口中乱嚷说：“可了不得了，楼上反了，刀枪的乱砍。”也拢不着楼门在那里了，好容易找到楼口，一步就跨出去，咕噜咕噜，就滚下楼去，摔了个头破血出，也顾不得疼痛，到了底下爬起来就跑，口中直嚷：“反了哇反了！”底下的酒饭座也并不知道楼上是甚么事情，呛啷啷刀剑乱响，也有趁乱不给

钱的，有吓跑了的。下面之人，一拥而散。上边的人，身法玲珑的全上了桌子，圣手秀士冯渊不敢过去与白菊花交手，他怕那口宝剑，会同蒋四爷围住飞毛腿高解三个人交手。邢如龙、邢如虎困着病判官周瑞三个人交手。艾虎正与晏飞动手，飞毛腿高解瞧出一个便宜来了，对着艾虎后脊背，嗖的就是一刀。艾虎一回手，呛啷啷把高解这口刀削为两段。高解一纵身，就从蒋平脑袋上，蹿出格扇之外去了。蒋爷尾于背后，跟将下来，飞毛腿飘身下楼，脚踏实地。蒋爷也就蹿下来。这二人一蹿下楼来不大要紧，把两个晒酱的几乎没掉下酱缸里。徐良见飞毛腿一跑，回手掏出一枝镖来，要打白菊花，见围绕的人太多，从这个桌子上蹿在那个桌子上，来回乱蹿，又怕打着别人。一想也罢，看病判官那里清静，对着周瑞嗖的就是一镖，只听见噗哧一声响亮，当啷啷撒手丢刀。

要问周瑞生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九六回 酱油缸内周瑞废命 小河中晏飞逃生

且说徐良这一镖正打在周瑞手背之上，鲜血直流。周瑞撒手丢刀，回头就跑。邢家弟兄哪肯叫他逃命，尾于背后，也就赶下来了。周瑞蹿出楼外，徐良说：“先跑了一个飞毛腿，后跑了一个病判官，就是别叫这白菊花跑了。”再说飞毛腿高解逃了性命，在前边跑着，蒋爷在后面追着，他看蒋爷瘦弱枯干，料着没有多大本事，自己蹿上酱油缸，蹬着酱油缸的缸沿，飏飏飞也相似，一直奔正西去了。蒋爷哪里肯容他逃窜，也就蹿上酱油缸，紧紧的追赶。追到西边有个平台，是人家杂货铺的后院。飞毛腿一纵身蹿上平台，蒋四爷也就跟着蹿将上去，看那高解踪迹不见，蒋爷不肯追赶，一回头，见病判官周瑞叫邢家弟兄追着在缸沿上乱跑。周瑞跑到西边，纵身向下平台上一蹿，正在脱空之际，被蒋爷用手中青铜刺一晃，周瑞见眼前一晃，自己不敢上去，往回来一翻身，脚找缸沿焉能那么样巧，只听噗咚一声，正掉在酱油缸里面。邢如龙下了酱油缸，把石板盖在酱油缸之上，自己往上一坐。蒋爷问：“你觉着酱油缸里面怎么样了？”邢如龙说：“他在酱油缸里噗咚噗咚直撞这石板哪！”蒋爷说：“可别把他酱死。”自己下了房，奔到酱油缸这里，又问：“这时候怎么样了？”邢如龙说：“这半天可不撞了。”蒋爷说：“你下来罢，别把他闷死。”邢如龙跳将下来，把石板揭开，蒋爷一看，人已然不行了。蒋爷一伸手，把他往上一拉，通身是酱，已

然气绝身死。蒋、邢三位往外要走，掌柜的出来说：“人命关天，我们酱缸内酱死一人，你们打算要走，那可不行。”蒋爷同着邢家弟兄说：“掌柜的，咱们柜房里坐着，我告诉你话说。”随即进了路南那个小门，到了柜房，问：“掌柜的贵姓？”掌柜的说：“我姓赵。”蒋爷说：“赵掌柜的，我姓蒋名平，字泽长，御前三品护卫。万岁丢失了冠袍带履，我们奉旨拿贼，方才这个酱缸里的就是他们同党伙计。你可不许声张，你这一缸酱，该卖多少银子，我们不能短少你的。你若把风声透露，拿你到开封府用狗头铡把你铡为两段。”掌柜连说：“不敢不敢。”

伙计进来说：“又从楼上下来了好几人，都往西跑下去了。”原来是白菊花到底卖了一个破绽，蹿下楼来。徐良说：“大家快追。”打头就是白芸生、卢珍、艾虎、山西雁，下了楼，紧紧一追。白菊花蹿到西边，跑上墙去，由墙上房，直跑到五里新街西口外面，扑奔正北，顺着白沙滩往北，将到五里新街后街的西口外头，忽见从巷口出来了南侠、智化、冯渊，后面还有张龙、赵虎。这几人见白菊花下楼往西跑，智爷说：“随我来。”就从楼上往下一蹿，南侠、冯渊也就跟着蹿下来了。张龙、赵虎也从楼上下来。智爷往北街跑，大家跟随，由北街往西，迎面正撞着白菊花，展爷一挥宝剑说：“钦犯哪里走？”白菊花一见吓了个胆裂魂飞，暗暗一想，后边小四义本就不是他们对手，前边又有姓展的挡住，这便如何是好！自己无奈何，掏出一枝镖来，明知也是打不着他们，暂作为脱身之计，离展爷不远，对准就是一镖。展爷往旁边一歪身，这一枝镖几乎就把冯渊打着。白菊花一抖身扑奔西北。淫贼知道，五里屯东北有一道长河，这

河名叫凉水河，自己想着，要是跑到凉水河边就有了命了。正跑之间，远远就看见了一段水面，欢喜非常，直奔水去，山西雁瞧见前边白茫茫一带是水，暗暗着急，往前后一看，没有蒋四叔。口中就说：“蒋四叔，这个工夫上哪里去了？白菊花打算要奔水去，咱们这里有会水的没有？”艾虎听着，大料白菊花这一下水，自己可以把他拿住。皆因他在陷空岛跟着练的水性，可就是在水中不能睁眼。果然行至凉水河，白菊花冲着大众哈哈一笑，说：“晏大爷走了，要是能耐的，在水中拿我。哧的一声，跳入水中去了。徐良说：“坏了坏了。”大众一怔。艾虎说：“不用忙，待我下水拿他。”自己往前一蹿，哧的一声，也就跳入水中去了。只见他单胳膊把一人往肋下一夹，往上一翻，把贼人夹至岸上。大众过来一看。

要问贼人生死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九七回 吴必正细说家务 冯校尉情愿寻贼

且说艾虎往下一跳，工夫不大，夹着贼人翻身上来，往岸上一扔，说：“你们捆罢。”大家上前一看，徐良过去要绑，细细瞧了瞧，微微一笑，回头叫：“老兄弟，你拿的是年轻的，还是上岁数的？”艾虎说：“哪有上岁数的淫贼哪？”徐良说：“对了，你来看罢，这个有胡子，还是花白的。”艾虎过来一看何尝不是，衣服也穿的不对，还是青衣小帽，做买卖人的样儿。艾虎一跺脚，眼睁睁把个白菊花放走了。这个是谁哪？徐良说：“这个人还没死透哪，心口中乱跳。咱们把他搀起来行走行走。”张龙、赵虎搀着他一走，就见蒋四爷带着邢如龙、邢如虎直奔前来。皆因是在酱园内与掌柜的说话，伙计进来告诉，又从楼上蹿下几个人来，往西去了。蒋爷说：“不好，我们走罢。”就带着邢家弟兄，仍出了后门，蹿上面墙，也是由墙上房，见下面做买卖那伙人说，房上的人往白沙滩去了。蒋四爷往白沙滩就追，将至白沙滩，远远就看见前面一伙人。蒋爷追至凉水河，见张龙、赵虎二人搀着一个老人在那里行走，看那人浑身是水，又瞧艾虎也浑身是水。智爷高声叫道：“四哥你快来罢。”蒋爷来至面前，智化就把白菊花下水，艾虎怎么夹上一个人来的话说了一遍。蒋爷叫张老爷、赵老爷把他放下罢，再搀着走就死了。他是一肚子净水，不能出来，又搀他

行走，岂不就走死了吗？智爷一听，连连点头说：“有理。”蒋爷过去，把那老头放趴着，往身上一骑，双手从肋下往上一提，就见那老头儿口内哇的一声往外吐水。吐了半天，蒋爷把他搀起来，向耳中呼唤，那老头才悠悠气转。

蒋爷问：“老者偌大年纪，为何溺水身死？你是失脚踏河，还是被人所害？”那老者看了看蒋爷，一声长叹说：“方才我落水是你把我救上来的？”蒋爷说：“不错，是我救的。”老者说：“多蒙活命之恩，如同再造，无奈这阳世之间，实在没有我立足之地了。”蒋爷说：“你贵姓？有甚大事，我全能与你办的。”老者说：“惟独我这事情你办不了。”蒋爷说：“我要是办不了，然后你再死，我也不能管了。”老者说：“我姓吴，叫吴必正，我有个兄弟，叫吴必元，我今年五十二岁，在五里屯北路小胡同内，高台阶风门子上头，有一块匾，是吴家糕饼铺，我们开这糕饼铺是五辈子了。皆因是我的兄弟比我小二十二岁，我二人是一父两母，我没成过家，我兄弟续了弦，尚无子女，今年三十岁，娶的我弟妇才二十岁，自从她过门之后，就坏了我的门庭了。我兄弟终日喝酒，她终日倚门卖俏，引得终朝每日在我们门口聚会的人甚多，俱是些年轻之人。先前每日卖三五串钱，如今每天卖钱五六十串、二三百串。只要她一上柜，就有人放下许多钱，给两包糕饼拿着就走。我们铺中有个伙计，叫作快王三，这个人性情耿直，气得他要辞买卖。我们这铺子前头是门面，后面住家，单有三间上房，铺子后面有一段长墙，另有一个木板的单扇门。从铺子可以过这院来。又恐怕我这弟妇出入不便，在后边另给她开了个小门，为她买个针线的方便。这可更坏了事情了，她若从后门出去，后

边那些无知之人就围满啦；她若要前边柜台里坐着，那前边的人就围满了。这日晚间我往后边来，一开后院那个单扇门，就见窗户上灯影儿一晃，有个男子在里头说话。我听见说了一句：‘你只管打听，我白菊花剑下死的妇女甚多，除非就留下了你这一个。’我听到此处，一抽身就出来了，吓得我一夜也没敢睡觉。次日早晨，没叫兄弟喝酒，我与他商议把这个妇人休了，我再给他另娶一房妻子，如若不行，只怕终究受害。我就把昨天的事情说了一遍。我兄弟一听此言，到后边又打了她一顿。谁知这恶妇满口应承改过，到了今日早晨，后边请我说话，我到了后边，她就扯住我不放，缠个不了，听得兄弟进来，方才放手。我就气哼哼的出来，可巧我兄弟从外边进来，我弟妇哭哭啼啼，不知对他说了些什么言语，他就到了前面，说：‘你说我妻子不正，原来你没安着好心。’我一闻此言就知道那妇人背地播弄是非，我也难以分辩越想越无活路，只可一死。我说着都羞口，爷台请想，如何能管我这件事情？”蒋爷说：“我能管。我实对你说，这位是展护卫大人，我姓蒋名平，是护卫，难道办不了这么一件小事吗？皆因内中有白菊花一节，你暂且跟着我们回公馆，我有道理。”吴必正闻听连连点头，与大众行了一个礼，把衣服上水拧一拧，跟着大众，直奔五里新街。蒋爷同着展爷先上饭店，那些人就回公馆。

蒋、展二位到了美珍楼，往里一走，就听那楼上叭嘹嘹，韩天锦在那里乱砸乱打。掌柜的见着蒋、展二位认识他们，说：“方才你们二位，不是在楼上动手来着吗？”蒋爷说：“不错，我们正为此事而来。”到了柜房，把奉旨拿贼的话对他们说了一下。所有铺内伤损多少家伙俱有清单，连

两桌酒席带贼人酒席都是我们给钱。”那个掌柜的说：“既是你们奉旨的差使，这点小意思不用老爷们拿钱了，只求老爷们把楼上那人请下来罢，我们谁也不敢去。”蒋爷说：“交给我们罢，晚间我们在三元店公馆内等你的清单。”说完出来，蒋爷上楼，把韩天锦带下来，出了美珍楼，直奔公馆。进得三元店，此时艾虎与吴必正全都换了衣服。蒋四爷说：“方才这老者说在五里屯开糕饼店，白菊花在他家里，我想此贼由水中一走，不上团城子，今晚必在这糕饼店中。你们谁人往那里打听打听？”问了半天，并没有人答言。冯渊在旁说：“你们都不愿去，我去。”徐良说：“你就为这件事去，这才对了你的意思呢！”冯渊说：“我要有一点歪心，叫我不得善终。”蒋爷一拦，对徐良说：“先前你可不肯去，如今冯老爷要去你又胡说，你们两人从此后别玩笑了。冯老爷可有一件事要依我的主意，你若到五里屯访着白菊花，你可别想着贪功拿他，只要见着就急速回来送信，就算一件奇功。”冯渊拿了夜行衣靠的包袱，一出屋门，碰见艾虎，说：“兄弟，你这里来，我与你说句话。”艾虎跟着他，到了空房之内，冯渊说：“贤弟，论交情，就是你我算近，我的师父就是你的干爷，他们大家全看不起我，我总得惊天动地的立件功劳，若得把白菊花拿住，他们大众可就看得起我了。”艾虎说：“皆因平素常好诙谐之故，非是人家看不起你。”冯渊说：“我若拿住白菊花，你欢喜不欢喜？”艾虎说：“你我二人，一人增光，二人好看，如亲弟兄一般焉有不喜之理。”冯渊说：“我可要与贤弟启齿，借一宗东西，你若借给，我就此去，你要不肯借，我就一头碰死在你眼前。”说着双膝跪倒。

要问借什么东西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九八回 摇得宝剑冯渊快乐 受薰香晏飞被捉

且说冯渊与艾虎商议，借一宗物件，又与他下了一跪。艾虎问：“你要借何物？”冯渊说：“把你那薰香盒子借我我用。”艾虎暗道：“他实在的有心，怎么他还惦记着薰香盒子哪！”欲待不借，又不好推辞，无奈何说：“大哥，我这薰香盒子，大概你也知道，是小诸葛沈中元的东西，我是偷他的，我借给你，但得有人家的原物在，别给人家丢失了。”冯渊说：“我又不是三岁孩子，怎么能够丢失此物？我要丢失此物，我有一条命赔着他呢！”艾虎把薰香盒子拿来，交与冯渊，还教他怎样使法，连堵鼻子的布卷都给了冯渊。

圣手秀士别了艾虎，出公馆，直奔白沙滩来，见人打听，到了五里屯东口外头，见一老者，手扶拐杖，年过七旬。冯爷说：“借问老丈，哪里是五里屯？”老者道：“这就是五里屯。你找谁？”冯渊说：“这里有个糕饼店，在于何处？”老者瞪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不知道。”冯渊说：“唔呀！怪不的他们不来。”自己无奈，进了五里屯的东口，路北有一个小巷口，见有许多人在那里蹲着，俱是年轻的，连一个上年岁的都没有，俱都是面向着北看。那北头有一个铺子，是五层台阶，并没有门面，是个风窗子，上面有个横匾，上写着发卖茯苓糕吴家老铺。自己扑奔正北，要上台阶，就有

人说：“没出来哪，你不用进去。”冯渊看着这些人，暗骂道：“这些个混帐王八羔子，一个好东西没有！”也不与他们说话，拉开风门子，奔了相台，说：“你们这里卖糕不卖？”那王三说：“既是糕饼铺，怎么不卖糕？”冯渊刚要往下说话，忽听外边一阵大乱，众人往北直跑。冯渊不知是什么缘故，也就出来，见那些人顺这小胡同直奔正北，冯渊也就跟着，到了北边，就见了吴必元的大门。见那门半掩半开，里面站着个妇人，头上乌云戴了许多花朵，穿着一件西湖色的大衫，葱心绿的中衣，红缎弓鞋，系着一条鹅黄汗巾，满脸脂粉，虽有几分人材，却是妖淫的气象，百种的轻狂。一手扶定门框，一手扶定那扇门，得意的把那条腿跷在门槛之外，不然如何看得见弓鞋哪。有一块油绿绢帕，往口中一含，二目乜斜，用眼瞟着那个相公。虽然瞧着她的人甚多，惟单单对一个相公出神。那个相公，约有二十余岁，文生巾，百花袍，白绫袜子，大红厚底云履，面白如玉，五官清秀，一手倒背着，拿着一柄泥金折扇，也是二目发直，净瞧着那个妇人。众人看着，全是哈哈大笑，这男女尽自不知，类若痴呆一般。正在出神之际，忽听正北上痰嗽一声，冯渊抬头一看，却是白菊花到了。

冯渊见了白菊花，就不敢在那里瞧看，进了小胡同，撒腿就跑。出了小巷口，回头一看，幸而好没追赶下来，料着白菊花没看见他，就找了一个小饭店，饱餐了一顿，给了饭钱，直待到人家要上门板的时候，方才出来绕到五里屯后街，探了探糕饼铺后面院子的地势，自己找了一块僻静所在，把夜行衣靠包袱打开，通身到顶俱都换了，背插单刀，百宝囊内收好了薰香盒子，把白昼衣服俱都用包袱包好，奔

了糕饼铺后院。东隔壁有一棵大榆树，冯渊蹑上墙头，爬上大树，骑在树上。前边枝叶正把自己挡住，往下瞧看逼真，下面人要往上瞧看，可有些费事。随手将包袱拴在树上，呆呆往下面看着。不多一时，有人用指尖弹门，里面妇人出去，将门一开，细细一看，原来是白昼那个相公。那相公对着吴必元的妻子，一恭到地，说：“大嫂，今日学生目睹芳容，回到寒舍，废寝忘餐，如失魂魄，今晚涉险前来，与娘子巫山一会。”妇人一听，微微的一笑，口尊：“痴郎，你我素不相识，夜晚叫门，你这胆量，可就不小。”相公说：“但能得见芳颜，虽死无恨，倘能下顾，赏赐半杯清茶，平生足愿。”妇人说：“我见世上男子甚多，似你这痴心的也太少，如此就请进来。”妇人前边引路，相公就跟将进去。似乎这个人胆子实在不小，也不问问他家丈夫在家不在家。也是活该生死簿上勾了他的名字，阎王殿前挂了号了。进了院子，妇人就把大门关上，来至屋中。冯渊在树上看得明白，他倒替这个人提心吊胆，暗说：“要是白菊花一来，只怕此人难逃性命。”果然不大的工夫，唰的一条黑影，由墙上来了一个人，冯渊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白菊花。见淫贼飘下身来，直奔窗前，用耳一听，男女正在里边讲话。恶淫贼把帘子一掀，见双门紧闭，一抬腿当的一声，把门踢开，哈哈一笑说：“贱婢，你作得好事。”满屋中一找，就见那床帏子底下，露着一点衣襟，妇人站在那里挡着。晏飞过来，把妇人一掀，噗咚一声，摔倒在地。晏飞一伸手，把相公拉出来，回手一亮宝剑，噗哧结束了他的性命，回身往椅子上一坐，说：“贱婢，他是何人？”那妇人机变最快，爬起来说：“晏大爷，这可是活该我们家出事，你要问这个男

子的来历，白昼之间，我就看见他在咱们门外头，两只眼睛发直，净瞧着我。我方才倒水去时节，可瞧见有个黑影儿一晃，我打量这是一条狗哪，我也没留心细看，必然是他先钻在床底下来了。”白菊花又哈哈一笑，说：“贱婢，你真狡辩得好。”妇人又百般的一哄，晏飞可就没有杀害妇人的心意了，就问妇人，你可给我预备酒？这把个冯渊在树上等得不耐烦。好容易等至二人吃毕酒，安歇睡觉，吹灭灯烛，还不敢下来，料着不能这就睡着，又等了一个更次。天交四鼓，把包袱摘下来，往腰中一系，盘树而下，到了窗棂之外，听了听，就知二人睡熟，先把布卷掏出来，堵住自己鼻孔，把薰香盒子摸出来点着薰香。

要知这段节目，且听下回分解。